

叶芝与陶渊明的隐逸世界

区 钲,蒲度戎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中山 510275)

摘要:爱尔兰和英国现代诗人叶芝渴望在仙境中与精灵为伍,忘却人世的烦恼,或者在小岛上遁世寡居,享受内心的宁静;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追求与人为伍,躬耕田园,融入自然,或者幻想一个了无纷争的桃源世界。两人作品中描绘的隐逸世界反映了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却也表现了他们共同的逃避现实的倾向,折射出了人类心灵的共性,即追求幸福。

关键词:隐逸;仙境;人境;石楠岛;桃花源

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5)03-0056-05

The Recluse World of Yeats and Tao Yuanming

OU Hong, PU Du-r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ongshan 510275, China)

Abstract: Yeats the modern Anglo-Irish poet wishes to forget the earthly troubles by living with fairies or to enjoy peace of the inner heart by escaping to a tiny island; whereas Tao Yuanming the ancient Chinese poet longs for a life harmonious with nature by farming in the human world or dreams of a peach blossom paradise without worldly disputes. The recluse world described in their works reflects the differences of their social,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values but also conveys their mutual escapist tendency and the common nature of human heart, namely,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Key words: reclusion; fairy land; human world; heather island; peach blossom paradise

一、引言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是现代爱尔兰和英国的代表诗人,在他的早期诗作中浸染着明显的遁世理想和情调;陶渊明(365-427)是古代中国的伟大诗人,在他的全部作品里都表现出浓厚的隐逸主题和风格。两人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遥隔数万里,相距1500年。他们作品中描绘的隐逸世界是否也完全不同呢?是否有着人类的共性呢?对这样两位堪称“时代精神的传声筒”的民族诗人的比较研究,应该是一项有趣而有益的事情。

二、仙境与人境

青年时期的叶芝是一个充满了遥远梦想的诗人,渴望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是,由于历史、哲学与科学的进步,尤其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出现,人类幻想的空间给绞杀了。叶芝推崇的早期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就认为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sac Newton, 1642-1727)

是“宇宙的谋杀者”(the murderer of the cosmos)^[1](P414)于是,叶芝在开始创作之初就深知田园牧歌之不可得,故而在《快活的牧羊人之歌》(The Song of the Happy Shepherd)中借牧羊人之口发出哀叹:“阿卡狄的森林死啰,/他们的古老的欢乐随之而去;/这世界靠梦想往昔而过活;/灰色真理如今是她的彩色玩具”(The woods of Arcady are dead, / And over is their antique joy; / Of old the world on dreaming fed; / Grey Truth is now her painted toy)^[1](P33)阿卡狄又称阿卡狄亚(Arcadia),是古希腊一山区,在今天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以其居民过田园牧歌式淳朴生活而著称。叶芝的关于阿卡狄的观念可能来自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诗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 1552-1599)。在《快活的牧羊人之歌》这首诗中,叶芝反对“灰色真理”,即反对“世俗或科学真理”。“叶芝认为真理有两种,一为客观真理,一为主观真理。客观真理是关于物质的,是暂时和相对的,而主观真理是关于人的灵魂的,是永恒和绝对的。因此,只有主观

收稿日期:2005-03-12

作者简介:区钲(1946-),男,广东南海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英语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及美国杜克大学留学,主要从事英诗与诗论研究。

真理才值得追求。”^[2] (P3) 在哀叹之际,诗人(即牧羊人)尚存一线希望,就是通过相对于僵化枯死的纯粹行为和思想来说而富于生命活力的语言和语言所营造的梦幻般的意象来复活那往昔的田园世界:“她却依然把不安的头颅转着:啊,这世界的生病的孩子,在所有的变化着的事物中/沉闷地舞蹈着在我们身边转过,和着时光岁月的沙哑的歌,还算美好的只有言辞。”(Yet still she turns her restless head: / But O, sick children of the world, / Of all the many changing things / In dreary dancing past us whirled, / To the cracked tune that Chronos sings, / Words alone are certain good).^[1] (P33) 这首诗作于 1885 年,曾经标题为《最后的阿卡狄亚人之歌》(Song of the Last Arcadian)。由此可见,诗人的希望是多么脆弱,仿佛最后一根稻草。在这首诗的姊妹篇《悲哀的牧羊人》(The Sad Shepherd)中,诗人的言辞已经变得毫无力量,无法带来希望:“他大声呼唤群星俯身弯腰/从他们苍白的宝座来安慰/他们却相互大笑而歌唱不停。”(And he called loudly to the stars to bend / From their pale thrones and comfort him, but they / Among themselves laugh on and sing away).^[1] (P35) 在该诗的最后,“于是他对着螺壳的珠唇轻歌;/那大海边的孤独而悲哀的居民/却把他的歌声变成了含混的呻吟/融入她那迷离的盘旋而被忘却”。(Then him sang softly nigh the pearly rim; / But the sad dweller by the sea - ways lone / Changed all he sang to inarticulate moan / Among her wildering whirls, forgetting him).^[1] (P35) 《悲哀的牧羊人》也作于 1885 年,曾题名为“Miserrimus”,意为“Most wretched man”,即“最可怜的人”。^[1] (P416) 在这两首诗中,人都是可怜的,都被自然所疏远;言辞虽然好,终究无法抗拒冷漠自然的强大力量。

既然阿卡狄亚式的田园生活不可得到,叶芝转而梦想仙境,寻求对俗世的超脱。于是,爱尔兰民间神话和传说中的神仙和精灵接踵而至,叶芝的早期诗歌遂弥漫着一种十分浪漫的梦幻朦胧的情调,仿佛有仙雾缭绕。《被偷走的孩子》(The Stolen Child)发表于 1886 年,尤其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来啊,人类的孩子! / 到那湖水和荒野里, / 跟一个仙女,手拉着手, / 因为人世充溢着你无法明白的哀愁。”(Come away, O human child! / To the waters and the wild / With a faery, hand in hand, / For the world's more full of weeping than you can understand).^[1] (P44) 这几个诗句出现在每个诗节的末尾,成为仙子的叠唱,把现实的苦难与仙境的欢快对照到了极致,把诗的浪漫情调渲染到了极致。诗人是在希望自己能够像诗中的孩子那样逃离让人忧伤的难以理解的现实世界,从而进入那只有欢乐和舞蹈的神仙境界,尽管代价是死亡。后来,即 1894 年,叶芝以此为主题写了著名剧本

《心愿之乡》(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仙子之歌》(A Faery Song)发表于 1891 年,开头写道:“我们年老,年老而逍遥, / 哦,好老好老哦! / 成千上万岁, / 成千上万岁, / 如果一切都得说。”(We who are old, old and gay, / O so old! / Thousands of years, thousands of years, / If all were told).^[1] (P59) 长寿而快活的仙子们是在为传说中的一对逃亡的新婚恋人而歌唱,在唱给他们“沉静与爱情”(silence and love),还有“远离人世的安息”(rest far from men)。《梦想仙境的人》(The Man Who Dreamed of Fairyland)也在 1891 年发表,其中的男主角为了摆脱尘世的欲念而梦想仙境,可惜他的追求以失败而告终;甚至,“他在坟墓中没有找到安慰”(The man has found no comfort in the grave).^[1] (P66) 就这样,诗人叶芝在早年梦想着仙境,却像他诗歌里描写的那个梦想仙境的人一样,并没有找到慰藉。于是,幻灭的情绪在叶芝的早期诗中盘旋。

陶渊明终生不满现实,厌弃官场,但他不脱离人世,反而躬耕田垄,咏叹田园。于是,他的诗歌自始至终充满着田园的气息和隐者的感怀。当他身在仕途之际,他感慨道:“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3] (P13) 他深知自己的禀性:“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一》)^[3] (P31)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桑田。”(《杂诗·八》)^[3] (P55) 于是,他只得安慰自己:“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3] (P30) “班生庐”,指班固所说的草庐。当他终于弃官从耕而回归田园之际,他先是一番慨叹,然后是满心欢喜:“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一》)^[3] (P14)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一》)^[3] (P32)

陶渊明的田园究竟是怎样一个世界呢?他在《饮酒·五》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3] (P18) 他写得分外潇洒,但写的是在人境而非仙境中的生活。这样的生活里既排除了虚无缥缈的神仙和精灵,也排除了滚滚红尘的车马和喧嚣;只有一颗宁静的心依傍着大自然中的篱笆、菊花、山峦和飞鸟,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难辨彼此。《归园田居·一》也典型地反映了陶渊明的田园世界:“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3] (P31-32) 在这首诗中,陶渊明把官场比作“尘网”和“樊笼”,并且把它与“丘山”、“园田”和“自然”故意对立,集中反映了他热爱的田园理想和隐逸世界。在这样的田园

世界中,他可以在精神上“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3](P15),尽管在物质上常常是穷困潦倒,正如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自况:“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箠瓢屡空,晏如也。”^[3](P31)陶渊明热爱田园,甘居陋室,“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戊申岁六月中遇火》)^[3](P42)“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移居·二》)^[3](P46)“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三海经〉·一》)^[3](P36)在自己的田园世界中,陶渊明又是怎样生活的呢?概括起来,他的田园生活方式主要有四种:务农,饮酒,读书,聊天。他写农耕的代表作有《归园田居·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3](P32)然而,他写得最多的是饮酒:“汎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七》)^[3](P18)“悠悠迷中留,酒中有深味。”(《饮酒·十四》)^[3](P21)“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读〈三海经〉·五》)^[3](P38)“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年九月九日》)^[3](P45)“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形赠影》)^[3](P48)“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九日闲居》)^[3](P63)“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挽歌诗·一》)^[3](P78)陶诗中如此咏酒者,不一而足。陶渊明在现实生活里嗜酒如命,在诗篇里又写酒成性,以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尽管“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3](P7)农耕之余,除了饮酒,就是读书或者与邻居聊天了。他在诗中写道:“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三海经〉·一》)^[3](P37)他又写道:“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一》)^[3](P46)“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3](P47)

可见,陶渊明隐身的田园世界是积极地“结庐在人境”的,人与人相互独立又和睦相处,有幽思寂想与畅谈交流,有辛勤劳作与自得其乐,人与自然也是和谐一致的。总之,陶渊明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不象早年的叶芝那样幻灭而消极地排除了人类生活而忘忧于精灵世界。他的田园世界是栩栩如生的,是现实主义的,仿佛能让人亲历其境,并且看见他宅边柳树的婆娑,闻到他篱畔菊花的芬芳。叶芝的神仙世界也是活灵活现的,但是超现实主义的,是充满着哀怨和迷惘的;我们仿佛给带进了一个遥远的梦幻世界而丢失在孤独的大海边,仙子们却在更遥远的地方欢歌。为什么陶渊明不去给自己营造一个神话世界呢?因为,他非常清楚:“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辞》)^[3](P87)既然神仙世界不可指望,陶渊明就只有在人境中归隐了。

当然,陶渊明也写有关神话和传说的诗歌,比如,他的《读〈三海经〉》十三首。他写周穆王,写西王母,写夸父,写精卫,写刑天,等等。但是,他的神话诗均为点评之作,自己并不置身其中,因为他作为一个田

园居士,渴望的只是既与人为伍,又融入自然。

三、石楠岛与桃花源

在叶芝创造的全部隐逸诗歌中最著名的当属《茵尼希福利岛》(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这首诗作于1890年,于同年发表。它的名声在英语国家恐怕是尽人皆知的,因为它音韵甜美,情境交融,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诗人叶芝对隐逸生活的渴望和想象。“诗人构造了一个具体可感的‘世外桃源’,没有一点斧凿的痕迹,读来如临其境,如视其景。”^[4](P114)“它将美丽宁静的大自然同车道纵横的人类社会进行鲜明对照,表达了诗人远离现实、隐居世外的强烈愿望。诗中巧妙地编织动与静、声与色、光与影,画面迷人,音乐柔和,浪漫如歌。尽管节奏随意自由,它却像梦游人一样步履平稳,于是我们有了另一种节奏感——风在缓缓吹,湖水在轻轻拍岸,大自然在永恒跳动脉搏。”^[5](P180)

茵尼希福利岛(蒲度戎译)

我现在要动身走了,去茵尼希福利岛,
搭起一个小茅屋,用泥巴和柳条:
我要有九垄菜豆,一个蜜蜂巢,
隐居在林间空地听蜜蜂鸣叫。

我将得到宁静,宁静是露滴降临,
从清晨的面纱降临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子夜一片微辉,正午紫光耀映,
黄昏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现在要动身走了,因为暮暮朝朝
我总是听见湖水轻轻拍打着湖滨;
当我站在公路上,在灰色人行道,
我在心灵深处听见这声音。

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1](P60)

I will arise and go now, and go to Innisfree,
And a small cabin build there, of clay and wattles made;

Nine bean-rows will I have there, a hive for the honey-bee,
And live alone in the bee-loud glade.

And I shall have some peace there, for peace comes dropping slow,

Dropping from the veils of the morning to where the cricket sings;

There midnight's all a glimmer, and noon a purple glow,

And evening full of the linnet's wings.

I will arise and go now, for always night and day
I hear lake water lapping with low sounds by the
shore;
While I stand on the roadway, or on the pavements
grey,
I hear it in the deep heart's core.

叶芝的隐逸世界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座小岛,上面只需要一个篱笆房、九行豆垄和一个蜜蜂巢,能听到蟋蟀的歌唱,能看见红雀的翅膀。“Innisfree 声音上类似 inner's free,通过这种谐音令人联想到 inner freedom(内心自由)。”^[5](P180)叶芝心中的这个湖中小岛在盖尔语中称为“*Inis Fraoigh*”,本意是“石楠岛”(Heather Island)^[6](P31),就在作者的“心愿之乡”斯莱沟(Sligo)郊外的吉尔湖(Lough Gill)中。

到小岛上隐居是叶芝青年时代的梦想。这种梦想在他稍后发表的短篇小说中也有流露:《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里的一个人物每当自己遇到烦恼时就幻想去一个湖中小岛生活,那个湖中小岛上的情形与茵尼希福利岛大致相同。叶芝的另外一首隐逸诗《到水中小岛去》(To an Isle in the Water)初作于1886年,发表于1889年,写诗人希望与自己的羞涩的爱人一起去一个水中小岛隐居。这首诗创作早于《茵尼希福利岛》,其中的水中小岛只是一个概念,还没有形成鲜明的形象,估计是作者后来具象化了的石楠岛(即茵尼希福利岛)的雏形。在更早创作的《被偷走的孩子》中,作者描写的精灵世界里有小岛、沙滩、溪流和荒野;其中的小岛可能也是一个石楠岛。

陶渊明被钟嵘奉为“隐逸诗人之宗”,^[3](P2)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众多的隐逸诗篇,而且留下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世外乐园的幻想和追求。他的《桃花源诗并记》在中国无疑是家喻户晓的。在他的笔下,桃花源外面是有山有水,桃林夹岸,“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里面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3](P100)桃花源里的人们虽然“与外人间隔”,“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是,他们古风犹存,礼貌待人,闻听有远客来,纷纷“设酒,杀鸡作食”^[3](P100),显得非常热情友好。桃花源的这等美好动人与官场的世态炎凉暗自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陶渊明心中的这个桃花源就在现今的湖南省的桃源县内。

叶芝的《茵尼希福利岛》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写的都是悠然自在的隐居生活,都在清新自然中蕴涵着丰富、醇美的诗情画意。它们都着重于写景状物,既在浪漫虚构,又好象在客观写实,想尽量给读者一个真实可感的美好世界。它们都追求人与自然的融洽。只不过,陶渊明的桃源美境里是有群居的人的,有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同时是没有“王税”的,叶芝

的石楠岛上则只有宁静的诗人自身,也许还有与诗人结为一体的羞怯恋人,也许还有飘忽不定的神仙精灵。可见,叶芝的石楠岛和陶渊明的桃花源分别代表了两人的田园理想和隐逸世界;这两个富于诗意的象征符号有着十分丰富的社会文化的内涵。叶芝幻想了石楠岛,却未能抵达,陶渊明进入了桃花源,又失之永远。相较而言,叶芝更具个人主义色彩,更欣赏孤独中的宁静,渴望的是无为的人生,而陶渊明更具社会理想,更追求人境中的遁隐,需要的是有为的世界。同时,叶芝“存心要到一个远离喧嚣的湖岛去获得安宁,在自在与万物之间划条界线,说明当时的叶芝还没有达到中国诗人那种超然脱俗自我存真的终极境界”。^[4](P115)

其实,叶芝也有着自己的社会理想。在《奔向乐园》(Running to Paradise)中,他笔下的乞丐不停奔跑,口中道出了他奔向乐园的动力:“在那儿国王乞丐一个样。”(And there the king is but as the beggar.)^[1](P166-167)这句话出现在每个诗节的末尾,增添了其自身的分量。这首诗作于1913年,次年发表。相对于陶渊明的摇曳多姿的桃花源,叶芝的这个概念一般的乐园就显得十分苍白了。

四、渊源与影响

早年的叶芝是一个梦想仙境的诗人。这首先归因于他的少年生活。他少年的很大一部分时光是在母亲娘家所在地斯莱沟度过的。斯莱沟地处爱尔兰西部,当时还非常迷信,流传着各种各样的鬼神故事,对叶芝的成长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个天生敏感又特别害羞的少年时常感到孤独和痛苦,他也有快乐的时候,那是他跑到斯莱沟乡下的被赋予了神话传说的山洞、海滩或湖岛大做白日梦。第二个原因是他青年时对演员莫德·冈(Maude Gonne, 1867-1953)的失恋。他在1889年对莫德·冈一见钟情,随即开始了一生的苦恋。他反复求婚,而被反复拒绝。失望之余,十分迷信的叶芝难免不逃向精灵世界或神秘天国,尽管从那儿他内心依然不得安宁。在作于1891年的诗篇《当你年老》(When You Are Old)中,诗人就在爱的愁绪里随爱神一道“然后把面庞隐入了满天星光”(And hid his face amid a crowd of stars).^[1](P62)第三个原因是叶芝受到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约翰·奥利里(John O'Leary, 1830-1907)的感召而奉行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希望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能够融合在一个具有爱尔兰传统的文化基石之上。两人是在1885年认识的。叶芝在发表于1892年的《致未来岁月的爱尔兰》(To Ireland in the Coming Times)中写道:“知道吧,我宁愿让自己/看成一个群体的真兄弟/为了抚慰爱尔兰的创伤,/把谣曲和故事吟唱”(Know, that I would accounted be / True brother of a company / That sang, to sweeten Ireland's wrong,

/ Ballad and story, rann and song)。^[1](P70)这里的“谣曲和故事”就是爱尔兰的民谣与传说。于是,他自觉地挖掘爱尔兰的民间神话和传说,以期唤起爱尔兰人对自身历史和传统的共鸣。

叶芝在小时就有了隐逸念头。据他自述,他深受美国超现实主义作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的影响,在十几岁时就幻想自己像梭罗一样找一个像沃尔登湖(Walden)那样的清静地方隐居一段时光。他选定了吉尔湖中的茵尼希福利岛,但始终不能如愿。1890年的一天,叶芝怀着浓重的乡愁走过伦敦舰队街(Fleet Street),忽然听见水声叮咚,看见一家商店橱窗里装饰着一股小喷泉,喷出的水顶着一只小球,使它在空中不停不落。此情此景令叶芝想起了湖水,想起了少时的憧憬,于是写出了这首第一次具有他自己音调的抒情诗。现在,茵尼希福利岛与沃尔登湖一样已经成了英语读者的梦想中的隐居地的代名词。

陶渊明为何要躬耕田园呢?这首先是其性格使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代耕本非望,所业在桑田。”在自己的其他诗中,他还做了一些解释:“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3](P15)这就是说,他寻“道”未得,才转念从事农耕;“长勤”指长年累月地勤于田间地里的劳作。“舜既躬耕,禹亦稼穡。”(《劝农》)^[3](P15)既然身为帝王的舜和禹都要参加劳动实践,那么,劳动是高尚的。“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二》)^[3](P17)这是为了通过守节操而死后留名。萧统这样评价陶渊明:“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3](P8)

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中国还是一个崇尚自给自足的农业国,陶渊明的田园理想反映的就是这么一种封建社会背景下的农业文明。这种田园理想来自于他当时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又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受到了中国儒教“大同社会”理想的熏陶与道教“小国寡民”和“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同时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观。陶渊明未能飞黄腾达,他独善其身的方法就是躬耕田园,守节留名。因此,在失意官场之后,他给自己和后世构筑起一个理想中的充满人气的桃花源,尽管可望而不可及,却能聊以自慰。桃花意味着

吉祥、美好和幸福。在他的《读〈三海经〉·九》中,他描写夸父死后,“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3](P40)邓林,就是桃林,是夸父用死亡换给后人的福祉。陶渊明用桃花源,不用杏桃源或梅桃源之类,也许有此原因。现在,桃花源一词在中国人心中已经成为了隐逸和幸福的比喻。

为何叶芝选择的隐逸之地是岛屿,而不是陶渊明的田园呢?叶芝生活的爱尔兰和英国都是岛国,在主岛周围还有着众多的岛屿。大岛上必然有人居住,所以,他向往的是一个没有人迹的水中小岛,以便独自或携带爱人去隐居。这也许是岛屿文化使然。

五、结论

爱尔兰和英国现代诗人叶芝与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的隐逸世界明显不同:前者渴望在仙境中与精灵为伍,忘却人世的烦忧,或者在小岛上遁世寡居,享受内心的宁静;后者追求与人为伍,躬耕田园,融入自然,或者幻想一个了无纷争的桃源世界。前者是个人主义者,考虑的是个性抒发,耽于幻想而无实际行动,期待的是无为的人生;后者是理想主义者,关注的是社会理想,敢于想象而身体力行,需要的是有为的天地。两人作品中描绘的隐逸世界反映了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却也表现了他们共同的逃避现实的倾向,尽管陶渊明的隐逸世界里更多一点积极的因素。他们的逃避现实虽然都显得消极无为,却折射出了人类心灵的共性,那就是,希望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简言之,追求幸福。就这样一种单纯而强烈的渴望使他们写出了动人心魄的理想之作,为人类献上了一丝甜蜜而芬芳的慰藉。

参考文献:

- [1] ALBRIGHT, DANIEL W. B. Yeats: The Poems [M]. London: The Everyman Library, 2001.
- [2] 傅浩. 叶芝诗集[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 [3] 吴泽顺. 陶渊明集[M]. 长沙:岳麓书社,1996.
- [4] 汤卫根. 身居人境心系桃源[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 (6).
- [5] 蒲度戎. 英美诗歌选读[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0.
- [6] JEFFARES A NORMAN. A New Commentary on the Poems of W. B. Yeats [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93.